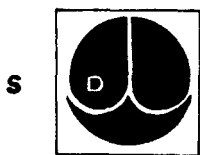


山东作家丛书



毕四海中短篇小说选

山东文艺出版社



毕四海，济南章丘人氏。已届“不惑。”
一九八一年毕业于枣庄师专中文系，一九八六年毕业于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一九八六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系山东省政协委员。一九七九年开始发表小说。迄今已出版长篇小说《皮狐子路》、《风流少东》等三部；散文集《一天云锦》一部；《毕四海中短篇小说选》两部。曾获全国第二届青年文学奖，山东文学优秀小说奖，辽宁省政府优秀图书奖。

蜕变中的四海

李发模

又进来一位。他定然是位当官的。

我正与鲁迅文学院几位同学谈论手相学和《易经》时，突然闯进来他——毕四海。我瞧了他一眼，心里说。

他中等个子，富态而稳康；脸方耳垂，和蔼中透出虎威。当我要写他的印象记时，不知怎么，他的长相和性格，总在我眼前浓缩成一个发酵的“善”字。

有位朋友说，善良的人吃苦最多，而狡猾的人往往获利。

也许是吃的亏和苦太多的缘故吧？才三十七岁，眼角和额上已爬满了纵横交错的皱纹。他的言谈举止如沉甸甸的谷穗。他是山东人，很典型。只有与他交心，与他长谈，你才会不禁为他叹息，叹息他的少年的烦恼，他的青年时期又苦又甜的初恋……他很痛苦，也许正因为他的痛苦，才焕发出蓬勃的创造力。一部又一部的长篇、中篇、短篇，连珠炮一般出来。也许正因为他适应了一种不能公开的压抑，所以表象行为规范化了，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得到了好丈夫、好爸爸、好主任的赞誉。我问他赞誉价值多少，他凄然一笑，一半是有苦难言，一半是黑色幽默。

也许正因为有一种压抑，痛苦，不可捉摸的忧患意识的缘故吧，所以他的作品总给人一种凝重之感，厚实之感。他出身于一个破落的封建官僚家庭，明末清初，祖宗几个官拜尚书。蒲松龄就是在他家里设帐教书三十八年的。或许是遗传基因吧，他既有官相，又有鬼才之相。但是，他的家庭到他爷爷一辈已破落得不

名一文，成为一户真正的贫民。可是，又因为贫穷，他的父亲却又做了国民党的壮丁。后来，还当了官。于是，二十年后，他成了“天生的罪人”。于是，铸成了他第一次的爱情悲剧，使得他更赤条条地紧贴土地。他身心上印下的鞭痕太深太多，他的敦厚犹若生他养他而又伤痕累累的山东土地。农民文化浸泡了他三十年，给了他才气庸气小农气。后来他对农民文化进行检省，主体冲击积淀，作品才渐次柳暗花明。

他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第一个短篇问世到一九八四年年底，一共发表了四十几个短篇和三部中篇，成为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这一段时间里，他曾两次获过省级小说奖，受到过几个评论家的赞扬。他曾悄悄地为自己的多产而得意，他自诩为农民的儿子，且为之自豪。

可是很快他的思想便徬徨起来。因为文学的日新月异和同龄人的突飞猛进明显地比较出了他的尴尬——做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从内容到形式，从人到小说，从小说的内容到小说形式的落后。他的被《小说月报》转载又被两家出版社收入选集中的获省奖小说《白云上的红樱桃》，他发表于《小说界》上的中篇《石乡》，以及其他一些产生过影响的小说，竟然对农民的安贫乐命、自足自得、温顺恭俭做涂脂抹粉的打扮，对浸泡他的农民文化津津乐道。看看同时期的小说，人家已经开始解剖农民文化的各种形态，并且开始从内容的选择进入到对形式的选择。他知道他的创作刚刚开始便进入死胡同。然而，他毕竟是一个老三届高中生，而且是一名考中的大学生，他的血液里毕竟溶进了一些现代文明，比如竞争意识和不甘人后的素质。这些东西使得他摆脱了农民的安于现状和不求进取，而把他带进了创作上的炼狱。八四年年底，他苦闷得几乎想自杀，想扔掉秃笔去做生意。可是，文学是宗教，真心入了教的人是无法脱离的。他说他的八四年年底的文学创造是他的苦恋着的“第三者”，想放弃是万万舍不得，想

拥抱却又万万不敢。

只好读书。

什么书都读。

《山东清末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庄子今注今译》、《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萨特、鲁迅、还有历史学家黎澍……

还有苦苦思考。

……煤窑。拉“拖子”。六月如火的田野。牛棚。禾场流萤。等外社员。五类子弟的训话会。拖拉机手。放羊的“饼子”。槐爷……

他觉得他钻进了农民文化的深层，闻到了它的内核的朽味。他觉得他站到了历史的高度，看到了中国的文化正在由农民文化向现代文化蜕变。他甚而暗自欢呼，他终于找到了他的小说的终主题——我们民族的心理的文化的蜕变历程。

与思想上的升华相应的便是创作上的起死回生，柳暗花明。

一九八五年初，他创作了长篇小说《东方商人》的第一部《风流少东》。小说于八六年三月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产生了很大反响——《当代作家评论》八六年六期发表了季桂起的评论文章《一个东方商人的历史足迹》；《文学评论家》八六年五期发表了刘剑锋的文章《别树一帜弄新潮》；《当代小说》八六年九期发表了傅冰甲的评论《惊世破俗的商旅之歌》；《作家与企业家》发表了董德兴的文章《工商界的历史回声》；《文汇报》、《大众日报》、《解放日报》、《光明日报》等报都有文字简介该书。上海电影制片厂已决定把小说改编成上下两集电影。《风流少东》的出版奠定了四海在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上的独特地位。许多评论家、作家认为《风流少东》“是我国当代文学反映工商界生活历史长篇画卷少见的作品之一”，“是一部取材独异、旨意不凡，有着独特的认识和审美价值的长篇历史小说。”

“虽不能说由它开创了商旅文学，但因它的问世也确实给商旅文

学的创作拓宽了路子。”“为当代文学开辟了一块艺术的新田地。”它写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一次大蜕变——由伦理文化向商业文化的蜕变。

八五年下半年他还写出了中篇《驴庙》、短篇《蛙鸣》（转载于《小说选刊》八七年第一期）、短篇《家雀子楼春秋》（发表于《人民文学》八六年十月号）。这些中短篇，都写出了当代农民的心理文化和文化心理。

他继续着他的新生，他认为他找到了自己——用当代文化视角检省观察农民，他写出了一部表现农民文化结构的嬗变长篇《银狐》，对于这部长篇，他看得很重，认为这部书是他的第一个里程碑。小说今年可望出版。

另外，对农民文化的反叛性的检查还使他找到了他的小说形式——背叛传统却又一步也不离开传统。

八六年九月份，他进鲁迅文学院进修班学习，集中精力读了一些书：比如《潘达尔昂上尉与劳军女郎》、《绿房子》，他对结构现实主义赞叹不已；比如《铁草》，他又对美国小说中的新动向——实验现实主义心猿意马；比如《梦的解析》、《弗洛伊德心理学与西方现代文学》，使他对人的本体产生了研究的兴趣；当然，还有老、庄，还有《易经》……

迄今为止，他已出版、发表长篇三部，发表中篇八部，短篇五十余个，近二百万字。

谈到做人，他叹了口气，说：“我觉得我还是一个农民，尽管我已经加入了中国作协，成了作家，也当了一个官；尽管我穿上了西服洋装，经常来往于京沪的花花世界，我依旧不敢进舞场，怕露出一个农民的愚憨笨拙；我除了爱自己的妻子以外，不敢爱任何别的女人；我依旧节俭如命，‘常把有时想无时’，我有时痛苦得要死，却不敢坐飞机，怕万一；我依旧想‘衣锦还乡’，而怯于城里人的纷争。”

可见，农民文化对他的浸泡之久之深。

正因为如此，他想写上十几年文化小说。

他写传统文化，写农民，也是在写自己。他说，他小说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影子。

他总是无情地撕扒自己，解剖自己，一刀又一刀。他又总严格地要求自己，甚至在声誉喧哗的寂寞里……

目 录

蜕变中的四海 〈代序〉	李 发 模
夏天的炎热召唤我们进入荫影	(1)
枝头上的三月	(47)
鸽子城	(109)
靠山街	(129)
一只鸚哥与两对小两口儿	(147)
徘徊的影子	(160)
白云上的梦	(167)
孤山	(179)
还魂草	(193)
小辫	(206)
银狐	(218)

夏天的炎热召唤我们进入荫影

序

是一座馒头似的小山，名字却叫钓鱼台。

台前、台后、台左、台右，没有江海，也没有湖，甚至连条河流都没有……

却有人旱地里钓鱼。

谁？姜子牙。他端坐在钓鱼台上，两只手一前一后握着一根竹竿。竹竿是紫的，连疤节也亮得能照人影儿。在这样的竹竿头上，垂着一条又长又细的银线。银线很长，一直垂到了山下的地里……

樵夫很奇怪：“太公，旱地里能钓出鱼来？”

太公安详地笑了笑，自信地说：

“这里的山川是旱地，山川的地底下却有一条阴河，河里有金鲤鱼哩！”

“你能看得见阴河？”

“是的。我从地狱里走了一遭。”

这儿的地下也许真有一条阴河，要不，钓鱼台下为什么生长起了那么美丽的一片果园？

果园很大，几千亩地的样子。里边有着三种树，最多的是石榴，其次是苹果，最少的是梨。有一天，果园里突然盖起了两座楼房，一座三层，一座四层。那座三层的样子很土气，那座四层的样子又洋得出了格。钓鱼台师专，Z市唯一的一个高等学府便诞生了，在火红的石榴花中间，在粉红色的苹果花中间，在雪白

的梨花中间……

钓鱼台师专的自然风光可谓美艳绝伦，而它的名气，却小得可怜。不用说蜚声海内外了，连Z市的居民，一百个人便有八十个人不知道它的存在。出于各种原因，有幸知道它的人，都不把它当作一所大学来看待，干脆叫它“钓鱼台果园”。师专未诞生前，它确实是Z市教育局管理的一个果园。

最近，也就是一、两年的功夫，钓鱼台师专的名气却大震了。起码，关于它，Z市的百分之百的居民都知道了。难道，它培养出了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抑或招聘来了著名教授？难道；它发生了興味盎然的风流韵事？不，不是。那么，是什么使得它名声大噪呢？一言以蔽之，它培养出了并且还在培养着Z市的领导干部。日本的早稻田大学因为培养出了好几个首相而名震全球，钓鱼台师专则因为培养出了一个方致远而名震Z市。方致远，钓鱼台师专的第一届毕业生，如今，他已成为Z市的最高领导人了。另外，钓鱼台师专从去年开始在政教系、中文系办起了两个干部专修班，Z市的七八十名第二梯队、第三梯队的书记、局长、科长、主任，因为缺一张大专文凭，屈尊俯驾，来到了钓鱼台师专，当了它的大学生……

那七八十名独特的大学生，在钓鱼台下，注定要干出一些独特的事情来——

—

而一阵大
风
正把
那
海

卷进

梦

——中

——〔美〕艾肯明斯《太阳下山》

市委通知：方书记邀请东野光同志谈话。

似乎我身体的某一部分触到了电，巨大的颤栗贯穿了我的全身……

我知道，历史将要选择我。那个绝密的来自市委组织部的消息产生的第三天，小曲就告诉我了。

可是，你的脸色并不好看，有点儿发黄……

是的。仍然有一种不安。我想做到若无其事的样子，我做不到，我还不成熟，我毕竟还是一名新兵，在官场上，况且我没有文凭呀！

你有一枚英雄勋章呀！

哎，如今，勋章不如文凭值钱啦！我忐忑不安地走在市委大院里，心中充满了对一九七七年的反悔——我在人生的途程上犯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我为什么选择了兵营而没有选择考场呢？……可是那个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经过了深思熟虑的行动是没有理由后悔的……

“我去考大学吧，我会考取的。”

“你……你还是参军吧！爸爸会照顾你这个得意门婿的。”

太阳快要下山了。一片血一般的红晕从天空倾泻进湖水里，微山湖的傍晚，归帆，船头上单腿而立的黑色鱼鹰，万点碎金似的涟漪……

我和她在湖边上徜徉。绿色的苇帐把我们和世界隔开了。我猛地抱住了她，吻她的美丽的睫毛，红润的镶嵌着甜蜜酒窝的腮颊。

我说：“对，我应该做一个将军，而不应该做一个学者。我

能吗？”

“能，你有男子汉的志气、胆略。”

“并且，我还有……可是，你爸爸喜欢我这个临时工吗？”

“他说：我相信我女儿的眼力，一个供电局的秘书爱上了一个临时工，这就足以说明那个临时工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人物”。

我捧起了她的面庞，喃喃地说：

“我要报答你……终生报答你。”

我不后悔，从战场上凯旋的男人是不会后悔的。

我总算是微笑着走进了方致远的办公室。

他真是一个幸运者。三十岁，就升上了这样高的位子。和我握手的将来也许是一位领袖人物。

“明天，郊县的新县委常委班子就要公布了。”他说得太缓慢了，是老牛拉车的速度。

我静静地听着。心却跳得厉害。

“市委决定于洋同志担任副书记，主持县委工作。”

也许，前世我和于洋有仇冤，所以，今生才紧紧地纠缠在一起。

“东野，你来师部报到吧！”岳丈来电话了。

“为什么？”

“工作需要，当参谋。”

“爸爸，我知道的……我想到广西去。前线，才有军人的出路和机会。”

“好……我为丽丽高兴！”

于洋走进来了。他是我的副连长。这是一个粗犷的章丘大汉，但是，脑子细得很。他狡猾地看了我一眼，说：

“连长，去师部吧！我要是有你那样一位美丽的妻子，我也不上广西。我说真格的……”

我很生气：“老于，我是一位军人！”

但是，我的内心深处，却并不是那么统一的。里边，两种因素正在争斗。

你可以名正言顺地到师部去当“保险参谋”嘛，在那里，你也可以施展才能。最主要的，你有那样美丽、多情的一位妻子，你不能让她不放心呀！

不！我的热血已经沸腾了……妻子的美丽、多情，只能使我更加勇猛。因为我不能让这样美丽、多情的妻子永远做一个平民的妻子。

你是一个天生的雄心勃勃的人！

不！是那场风暴在我的心灵里种下了雄心的根苗……那时，我还是一个孩子，我看到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少年、青年，一夜之间，变成了叱咤风云的人物，有的做了县“革委会主任”，有的做了县“革委会常委”，有的甚至到了省里……我真恨我晚生了几年。我初谙世事的心灵为此而狂跳不已。从那，我就立定了志向，做一个不平凡的人。我时刻寻找着机会……我盼望战争。因为战争使得平民的拿破仑登上了将军、元帅的宝座，咱们国家的那些元帅也是战争造就的。如今，机会终于来了，我怎么能放过呢？

“东野，市委原来是准备同时公布你的县委书记职务的，考虑到你和于洋都没有大专学历，决定暂不公布你的职务，保送你到钓鱼台师专政教系学习两年。你同意这样的安排吗？”

方书记的象大提琴一样的声音平息了我心中的风暴。我非常满意这样的安排。

是呀，仅仅两年的时间，就能使你获得今后骑马的条件，并且，驴还给你留着……

我是想学习到一些东西。我想成为一个强者。我真想把郊县搞成第一流的……

是呀，今后的官场，没有广博的学识，高深的文化素养，你

纵然有巍巍靠山，千般权术——当然，这些也是非常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也无法成为竞争旋风中的中流砥柱了。

“我同意市委对我的安排，只是有一点要求……”

“你说说看！”

“我不愿意接受保送，我想，我还是象其他干部一样，通过文化考试，名正言顺地进入大学。”

“你是哪一年毕业的？”

“我是七〇年的初中生，什么也没学。”

“那……”

“我在部队自学了一些东西。方书记，请放心，我会考取的，我的记性很好。至今，我还能背诵《岳阳楼记》……再说，我可以拼命嘛。离高考还有多少时间？”

“两个半月。”

“够了。”

方书记显然十分满意我。

我当团县委书记两年所培养的“智囊团”却反对我的决定。

秘书小曲第一个用女孩儿般的绵软语言对我进行劝说：“东野书记，您是不是再慎重而又全面地权衡一下利弊？您是不是不好明确说反对市委的安排？我可以找一下我的舅舅，让他和方书记说一下，让你马上上任，让别人去上学。”

老谋深算的团县委组织部长杨四光也失去往日的不慌不忙，来了急切的劝谏：“东野书记，岁月动荡，不用说两年，就是半年，多变的风云也是我们所不能左右的。市委这样安排，是不是……”

另外的人也表示了和他们一致的意见。

我习惯地双手捧着茶杯，品呷起茶来。这时的我，分离成了两个我，一个“外我”，一个“内我”。“外我”品茶，“内我”想心事……

一半是雨前旗枪，一半是雨后旗枪。老泰山这茶叶是别人送的，说全是雨前心芽……送茶叶的人骗了老泰山，也许是无意的。世上，喝茶者上万，有几个懂茶呢？

他们的劝谏，使你想起了一些事情。省里为了安排方致远，不是先把原来的那位年纪青青，人人都猜着他一定会由副转正的副书记保送到某某大学上学去了吗？他一走，这边方致远就登上了宝座。他回来没有位子了你这样想着，又笑起自己的多虑来了。市里已经把问题挑明了，空着你的位子嘛！你是在Z市上学，可以密切注视着郊县动向嘛！方书记是诚心实意的，里边不象有阴谋，最主要的——你想，我原来并不在县委，市里不是真心提我，何苦把安排方案明确告诉我呢？

我什么也没有表现出来。

我胸有成竹地说：“中央政局是非常稳定的，这就决定了宏观上知识和学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是不会贬值的。知识和学历，是基础。基础打不好，今天上去了，明天就会下来的，你无法领导现代化嘛！，在微观上，我也要刻苦学习一下，我觉得我的身上还存在着小农意识和小家子气……”

你没有再说下去。你懂得，有深谋远虑的人，对自己的影子也不能把内心深处的东西说出来，你没有说出来的是这样的话：“我的目标并不是一个郊县！”

小曲不言语了。

老杨继续忠心耿耿地劝谏：“东野书记，你有点书生气。决定棋盘胜负的，仍然是将、仕、相、车、马、炮，黑将出马，把他的那一边棋子安排了，杀过河来，你红将再出马，也晚了。”

我说：“于洋是我的生死与共的战友，他不会的……”我说得很自信。

“书记，战友只存在于战场上。来到了官场，一、二把手便成了对手！”

你得意地笑了笑。你在心里说：“老杨，我难道连这点也没盘算过吗？我的位子空着，也要让那几个常委心中有我这个一把手的存在。再说，七个常委，便有两三个和我不错。于洋真想奈何我，也奈何不得。”

我说：“老杨，就这样定了。你应该怎么做，你会知道的。小曲，你也要跟着我去上学。毕业后，我要重新安排你的工作。”

小曲领会了我心中的意思。他高兴极了。马上，他又不安起来：“我考不上，一定考不上的。”

是的，他考不上的。

他是非常机灵聪明。可是，他把机灵、聪明用在关系学这门独特而又实惠的学问上了，什么地理啦，历史啦，数学啦，语文啦，他简直是一窍不通。他能在心里记熟县城附近十几个镇子的逢集日期，和每一个集子的土特产，以及哪一个集上的哪一种蔬菜最新鲜，最便宜，从而为团县委的每一个领导购买最佳方案的东西或者提供购买东西的最佳方案；而不能搞清楚中国经历了哪些朝代，《红楼梦》的作者是何人……

我也为此而批评过他，叫他学点真本事。批评时，他总是温顺地笑着，从来不还一句嘴，甚至眼里连一丝冤屈、不满也没有。批评过后，他照样去忙他热心的事情。日子久了，我反而觉得他是领导身边最不可缺少的人物了。

“你有办法的！”我提醒他。

他马上高兴起来：“有了，我表哥和师专的书记是中学的同桌，找我表哥去！”

这小子，心中真有一张天罗地网似的联络图哩！在这一方面，人们把他传神了，今天看来，果然是名不虚传呀！人们说，他掌握了全县所有头面人物的年龄、嗜好，家庭住址、单位电话号码；每个头面人物的爱人状况，亲戚状况、朋友状况；每个头面人物的横向联系，即和他的同级、同事间的交往，纵向联系，

即和他的上下级的关系，亲密乎？一般乎？有隔隙乎？据传，他不仅对郊县如此了解，他的了解已经扩大到了Z市的头面人物。这些人物变成了他神经系统的交叉点，而他，则是他的神经系统的中枢。他需要办一件事情时，中枢本能地传给与之有关的一个点，这个点能办到的话，这个点就办了。如果这个点办不到，这个点便马上通过神经网络，把中枢下达的任务传到与这个点相连接的一个或几个点……

比如说，有一次，老杨为他的弟弟调动一事大伤脑筋，因为他和市劳动局局长在文化革命中有仇隙。这件事小曲知道了，马上说：“杨部长，你不是和汪副市长小学时同学吗？你去找他。”老杨说：“……是呀，你厉害……不过，县官不如现管，那个局长卡住不办，汪副市长也没有办法。”小曲笑了：“部长，你不知道，汪副市长是那个局长的老师，他说办，那位局长大人敢不办？”

果真灵验。

小曲的才，对我太宝贵了。当然，我决不会托他走后门买彩电，抑或其它东西。把小曲的联络网仅仅看作是后门的宝葫芦，那是太不懂得联络图的价值了。

二

让最后的果实长得丰满，
再给它们两天南方的气候，
迫使它们成熟，
把最后的甘甜酿入浓酒

——〔奥地利〕里克尔《秋日》

这是普通大学里的特殊班级。

教室的窗台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搪瓷缸子、饭盒子。缸子